

因为契诃夫，我们阅读世间的各种世态炎凉！  
解析真实的人性，了解生活中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 契诃夫 短篇小说精选集

「俄罗斯」契诃夫 著 曾冲明 译

A Short Story  
Collection of Chekhov



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推荐阅读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经典作品

翻译家、教育家、吉林大学俄语教授曾冲明严谨全译本

#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

A Short Story Collection of Chekhov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曾冲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 /（俄罗斯）契诃夫著；曾冲明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404-9580-0

I. ①契… II. ①契… ②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48056 号

上架建议：名家经典·短篇小说

## QIHEFU 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 JI

###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

作 者：〔俄罗斯〕契诃夫

译 者：曾冲明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刘雪琳

监 制：邢越超

策划编辑：王 维

特约编辑：尹 晶

营销支持：文刀刀 周 茜

整体装帧：梁秋晨

内文排版：百朗文化

出 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5mm×1270mm 1/32

字 数：195 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2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9580-0

定 价：4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 译序

契诃夫（1860—1904）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仅在1883—1886年就发表了大约四百篇短篇小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身于社会底层。祖父是农奴，1861年俄国开始改革农奴制，他才赎回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自由。父亲从小就当学徒，后来当了小杂货铺的老板。1876年（契诃夫十六岁），杂货铺破产，父亲又给别的商人当伙计。契诃夫家境贫寒，诚如他自己所说：“童年时我没有童年生活。”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879年，契诃夫中学毕业，考进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大学期间，他文学兴趣不减，自1880年起就有作品发表。1884年大学毕业后，契诃夫一边行医一边写作。不久，他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于1888年10月荣获“普希金奖金”。在世界文学史上，契诃夫与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齐名。契诃夫的许多名篇堪称传世经典。

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正是沙皇俄国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当时，沙皇

俄国外强中干，皇权摇摇欲坠，俄罗斯人民生活得痛苦不堪。这种社会现实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有所反映：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等级意识鲜明（见《小吏之死》）；阿谀奉承可升官，小人得志便猖狂（见《胜利者的凯旋》）；农奴制虽然被废除，但农业凋敝，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见《农民》）；资本主义工商业畸形发展，暴发户趾高气扬（见《假面具》）；贫富悬殊加剧，城乡差别拉大（见《醋栗》）；社会风气败坏（见《跳来跳去的女人》）；军警、特务横行（见《变色龙》《士官普里西别耶夫》）；社会治安失控，到处怕抢劫（见《过分警惕》）；民众贫困、愚昧（见《蓄意犯罪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见《苦恼》《万卡》《渴望睡觉》）；也有民众开始觉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要与旧生活决裂，渴望新生活（见《套中人》《醋栗》《未婚妻》）。契诃夫批评、讽刺现实，是为了唤醒人民的意识，但也是在呼吁当局和有识之士迷途知返，兴利除弊。

契诃夫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片段的描绘，集中、深刻、生动地表达小说的主题。从中可见他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概括力和巧妙的表现力。这一切源自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语言功底，当然还要归功于他进步的世界观和人民性。契诃夫的小说，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社会进步的关心和对广大贫苦民众的同情，对真、善、美的赞赏和对假、恶、丑的否定，读来引人深思，既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又给人以人生教益。

契诃夫的作品在我国早有名家翻译，近年来又陆续出现一些新的译本。但他的传世之作仍然值得翻译或重译。本人在大学教授、翻译和研究俄语四十余年，退休后考虑到自己的优势，选择了俄罗斯名著的翻译和重译工作。这是必须做好但又难做好的工作，不仅要求译者有很高的翻译能力，更要求有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反复琢磨、精益求精的翻译作风。“书生复何求？暮色隐青松；病中握拙笔，添我养生功。”十年来，除了住院治病，本人一直坚持翻译工作，力求“信、达、雅”三位一

体。现在已经完成了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就包括这本书。全书精选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作品二十三篇，按其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原文选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儿童文学出版社1960年莫斯科版的《契诃夫作品选》。在翻译方法上，本人一贯力求“信、达、雅”，希望做到译文不仅通顺流畅，而且忠实原文的内容和风貌，不仅对读者负责，也对这部传世名著负责。译文质量究竟如何，诚恳地接受广大读者和俄语同行的检验和评判。

谢谢！

曾冲明

2004年春节于长春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胜利者的凯旋 | 001 | 030 “马” 姓    |
| 小吏之死   | 005 | 036 过分警惕     |
| 胖子和瘦子  | 008 | 041 蓄意犯罪者    |
| 变色龙    | 011 | 046 士官普里西别耶夫 |
| 假面具    | 015 | 051 娃娃格里沙    |
| 勋 章    | 021 | 055 一句玩笑     |
| 外科手术   | 025 | 060 苦 恼      |

|         |     |     |       |
|---------|-----|-----|-------|
| 万 卡     | 066 | 151 | 醋 栗   |
| 渴望睡觉    | 071 | 162 | 约内奇   |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078 | 182 | 心肝宝贝儿 |
| 农 民     | 104 | 195 | 未婚妻   |
| 套中人     | 137 |     |       |

## 胜利者的凯旋

### ——一个退休的十四品文官<sup>①</sup>的故事

谢肉节<sup>②</sup>的星期五，大家都去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科祖林<sup>③</sup>那里吃发面煎饼。您不知道这个人。对于您，他可能微不足道。但对我们某个没有飞黄腾达的兄弟来说，他伟大、万能、英明。所有成为他的四梁八柱的人都去了。我跟着爸爸也去了。

发面煎饼是那么美味可口，可爱的先生阁下，我无法向您形容。它蓬松、酥脆、鲜嫩。你拿起来一个，抹上一点儿热奶油，吃下去，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会自动钻进你嘴里。酸奶酪、新鲜鱼子、鲑鱼、干奶酪粉——这些成了装饰和陪衬。葡萄酒和伏特加酒像河水源源不断。吃过发面煎饼，是喝鲟鱼汤；鲟鱼汤过后，是浇汁的鹌鹑。这些东西搭配得那么可口，以至我爸爸偷偷地解开了肚皮上的小扣，但为了不让人发现他这种自由主义，他用餐巾遮掩着。阿列克塞·伊万内奇是我们的首长，有权为所欲为，他索性解开了坎肩和衬衫。

午宴过后，由于首长的允许，大家坐在席位上，不欠身就抽起雪茄来。于是谈话开始了。我们听阿列克塞·伊万内奇大人讲。

话题越来越幽默，与谢肉节有关。首长侃侃而谈，显然是想表现好口才。我不知道他是否讲过什么可笑的话，我只记得爸爸时刻推我的腰说：“你笑呀！”

---

① 十四品为最低品级。

② 大斋节前三天，可以吃荤。

③ 此为“名·父名·姓”，是俄罗斯人全名的惯用格式。

我也就不停地张嘴大笑，有一次甚至笑得尖叫了一声，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就这样，就这样！”爸爸在耳旁小声说，“好小子！他也在看你笑呢！这很好，也许他真会给你个助理文书的职位呢！”

“是啊！”我们的长官科祖林大人，喘着粗气，信口开河，“现在，我们吃着发面煎饼，享用着最最新鲜的鱼子，搂着白嫩的妻子亲吻。我有几个漂亮的女儿，不仅你们这些温顺的哥们儿，甚至公爵和伯爵们，见了都移不开目光。至于住宅嘛，嘿嘿！就是如此这般！不要发牢骚，不要怨天尤人，要耐心地等待那一天！什么都有可能，什么变化都可能发生。你现在，比如说，微不足道，什么也不是，或者是一小撮垃圾，或者是一小把葡萄干，可是谁知道将来有一天你交上好运，人的命运是随旋风转的呀！一切都是可能的！”

阿列克塞·伊万内奇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继续说：“至于从前嘛，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的上帝啊！你都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没有靴子，穿着破旧不堪的裤子，担惊受怕。为了一卢布，常常要干两星期的活儿！而且人家还不会正经八百给你卢布！人家把卢布票子揉成一团，扔到你脸上：‘拿去吃吧！’任何人都可以压制你、伤害你、打你，任何人都可以使你难堪。比如，你去向上级报告，他家门口有只狗。你走到跟前摸一摸它的爪子，对它说：‘对不起，让我过去吧！早安！您好！’那只狗却对你扑过来：‘汪！汪！汪！’看门人就用胳膊肘对付你，也就是猛撞你！你只好对他说：‘我没有小钱，伊万·波塔佩奇，对不起！’但让我受罪最多的、让我吃各种苦头最多的，就是这条被烟熏黑的白鲑鱼，这条吃人流泪的鳄鱼！就是这个老实听话的伪君子，这个库里岑！”

于是，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用手指着坐在我爸爸身边的一个驼背小老头儿。小老头儿眨巴着疲倦的眼睛，令人讨厌地抽着雪茄。平时他从不抽烟，但如果首长提供雪茄，他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他看到指向自己的那

根手指，感到无地自容，坐不住了。

“多亏这个伪君子的恩惠，我受了许多罪！”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继续说，“因为他是我的第一个上司。我被带去见他，当时我老实听话，土里土气，微不足道，我被安排在他的桌子旁。他就开始吃我。他的每句话，就是一把尖刀；他的每一个眼色，就是一颗射向胸膛的子弹。现在他看样子像条蛆，寒酸得可怜！从前他可威风啦！他是翻江倒海的蛟龙！他折磨我很久！我为他写报告，跑去给他买包子，替他削铅笔，领他丈母娘去剧院。我做了各种各样讨他欢喜的事。学会了闻鼻烟！是呀！一切都是为了他！我想，不应该却又不得不经常带着鼻烟盒，以备他的不时之需。库里岑老头儿，你记得吗？有一次，我那位现已故去的母亲去他那里，求他给儿子，也就是给我，放两天假，好去我姑妈那里办理有关遗产的事。他冲到我母亲面前，瞪着眼睛，大喊大叫：‘你儿子是懒汉，你儿子是寄生虫，糊涂女人，干吗看着我？！他会被送上法庭的！’老太太一回到家就躺下了，吓病了，那时候差点儿死掉。”

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用手绢擦拭了一下眼睛，将一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他打算让我跟他的女儿结婚，幸好我当时得了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从前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生活的！而现在，嘿嘿！现在我在他上头，他现在送我的丈母娘去剧院，他给我递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嘿嘿！我要给他点儿厉害看看，给他撒点儿胡椒面！喂，库里岑！”

“大人有何吩咐？”库里岑问，他站起来，挺直身子。

“你表演悲剧！”

“遵命！”库里岑挺直了身子，皱起了眉头，举起一只手，做了个鬼脸，接着用嘶哑颤抖的声音唱道：

死吧，不忠实的女人！恨不得喝你的血！

我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合。

“库里岑！你把这块面包就着胡椒面吃掉！”

本来已吃饱喝足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撒上胡椒面，在巨大的哄笑声中嚼起来。

“什么变化都可能发生呀！”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继续说，“库里岑，你坐下！我们起身时，你再唱些什么吧。那时是你，现在是我。是的，老太太就是这样故去的呀！是的！”

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站起来，身子摇晃了一下。

“那时我哑口无言，因为我是平民百姓，人微言轻。那些害人精！那些野蛮人！现在我要报复。嘿嘿！现在是你了！是你！是在跟你说话，你这个没胡子的家伙！”

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用一根手指朝着我爸爸的方向指了一下。

我爸爸微笑了，愉快地红着脸，围着桌子小跑起来。我跟在他后面。

“喔喔喔！”我们俩学起公鸡叫，跑得更快了。

我边跑边想：“我一定能当上助理文书了！”

## 小吏之死

在一个很好的夜晚，一位很好的庶务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正厅第二排，举着望远镜，观看小歌剧《哥纳维勒的钟》<sup>①</sup>。观看时他感到怡然自得。可是突然，小说里常常遇到这个“可是突然”。作者们是对的，因为生活里充满多少突发事件啊！突然间，他脸上起了皱纹，眼皮耷拉下来，呼吸停住了。他从眼睛上拿开望远镜，弯下身，阿嚏一声！你看，他打了个喷嚏。

无论什么人，也无论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是不挨骂的。乡村农夫，警察局局长，有时甚至三品官，都打喷嚏。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他用手绢擦干净脸，还像讲礼貌的人那样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他的喷嚏打扰了谁。但现在他不能不感到羞愧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即第一排转椅里的老头儿，正在费劲地用手套擦自己的秃脑袋和脖子，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老头儿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布利兹亚罗夫。

“我打扰到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不是我的上级，是别处的长官，但我还是觉得不安。应当去道歉。”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了一声，身子往前倾，凑近将军的耳朵轻声地说：“请原谅，大人，我的唾沫星喷到您了。我是无意的。”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

① 法国作曲家普兰科特（1847—1903）创作的三幕歌剧。

“哎呀！请回你座位！让我听歌！”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羞愧，傻笑了一下，又开始看着舞台。他虽然眼睛在看，但再也没有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了。他开始感到不安和苦恼。

幕间休息时，他走近将军，在将军身旁走了一会儿，克服了胆怯，轻声说：

“我打扰到大人了，请原谅！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哎呀，够了！我已经忘了，你却说个没完没了。”将军说，然后不耐烦地把嘴唇抿上了。

“他忘了，可他眼睛里流露出了恶意，”切尔维亚科夫心想，怀疑地瞧了瞧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真应当对他解释一番，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规律，要不他会认为我是有意吐了他一口。即使现在他不这样想，他以后也会这样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把他的不文明行为告诉了妻子。他发现，妻子对待这件事似乎太轻率。妻子只是被吓了一跳，可后来当她知道布利兹亚罗夫是“别处的长官”时，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要去道歉，”她说，“否则他将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不会约束自己！”

“真是这样啊！我已经道歉几次了，可是不知怎的他有点儿奇怪，连一句在理的话都没说，不过当时我们也没有工夫交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的官服，理了发，到将军那里解释去了。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里有许多上访者。他们中间就有将军，他正在听取上访者的请求。将军询问了几个上访者之后，抬头看向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如果您记起来了，在乐园剧院，”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个喷嚏，无意间喷到了大人。请求宽——”

“简直是无聊！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办？”将军询问下一个上访者。

“他连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心想，脸色发白，“也就是说，他生气了。不，这事不能这样罢休。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将军跟最后一个上访者谈完话，起身往里边的公寓走去。

切尔维亚科夫在他身后大大地迈了一步，又叽叽咕咕起来：“大人！如果我现在敢打扰您，我可以说这正是出于忏悔之心！那不是故意的，您也知道！”

将军做出要哭的模样，挥了一下手。

“你简直是在开玩笑，可爱的先生！”他说着，消失在门后。

“这是什么玩笑？”切尔维亚科夫心想，“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玩笑！他是将军，竟不讲道理！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再给这位徒有虚名的人物道歉了！让他见鬼去吧！我要给他写封信，我是不想再来了！真的，我不想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在回家的路上一直这样想。给将军的信，他没有写。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好这封信该怎么写，他只好第二天亲口去解释了。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当将军抬头用询问的眼光看他时，他又叽叽咕咕，“并非像您说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几次道歉，为的是我喷到了您。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有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这些人真的开玩笑，那就是说，我们对大人物没有丝毫敬意了。”

“滚！”将军突然大叫了一声，他脸色发青，浑身颤抖。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低声地问，因为他吓得麻木了。

“滚！”将军跺了跺脚，重复了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似乎有个东西脱落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退到了门口，走到了街上，拖着两只脚机械地走到家里。他没脱官服，往长沙发上一躺，死了。

## 胖子和瘦子

尼古拉火车站<sup>①</sup>里，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车站里用过午餐，沾着奶油的嘴唇亮得像熟透的樱桃。他身上还散发着法国名牌白葡萄酒和香水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肩上还扛着皮箱、包袱和硬纸盒。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背后是一个长着长下巴的干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个子中学生，眯缝着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利！”胖子看见了瘦子，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真是你吗？老兄！有多少年不见了啊！”

“哎呀！”瘦子惊奇了，“米沙！我童年的朋友！你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两个朋友拥抱亲吻了三次，然后互相打量着，眼睛噙满泪水。两人都感到十分惊喜。

“老兄！”拥抱亲吻后，瘦子开口道，“我可没有料到！惊喜呀惊喜！那你就好好地看看我吧！你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样风流、那样讲究！你呀，我的老天爷！你怎么样？发财了吧？结婚了吗？我呢，你看见了，已经结婚。这是我妻子路易丝，娘家姓万岑巴赫，路德教<sup>②</sup>徒。这是我儿子纳法奈尔，三年级学生。儿子，你过来，这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上中学时我们在一个班里！”

---

① 这是彼得堡车站，当时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的这条铁路，苏联时期改名为“十月革命铁路”。此铁路连接彼得堡和莫斯科。

② 路德教信奉马丁·路德倡导的基督教新教教义，反对天主教和罗马教皇。

儿子纳法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脱下了帽子。

“上中学时我们在一个班里！”瘦子继续说，“你记得同学是怎样笑话你的吗？他们笑话你是‘火神’<sup>①</sup>，因为你用香烟把学生证烧出了一个窟窿。他们也笑话我是‘叛徒’，因为我爱向老师打小报告。哈哈！当时都是孩子嘛！儿子，不要怕，你离他近点儿！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路德教徒。”

纳法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躲到父亲的背后了。

“哦，朋友，你生活得怎么样？”胖子问，兴奋地望着朋友，“你在哪里任职？做到什么职位了？”

“我现在，老兄，作为八品官，我任职已经是第二年了，得过斯达尼斯拉夫奖章。我的薪水低，不说也罢！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香烟盒。很好的香烟盒呀！我卖一卢布一个。如果有人要十个或者更多，你知道，我就给他打折。我们好歹也补贴着过来了。你知道，我原来在科里任职，现在调到这儿，在同一部门任科长。我以后就在这里任职了。哦，你怎么样？恐怕你已经是五品了吧？”

“不，老兄，你可以往高里说，”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品了，有两枚星级勋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但很快就露出了满脸的微笑，从他眼睛里和变形的脸上仿佛冒出了火星。他身子蜷缩了，背也驼了，人更瘦了，仿佛他的皮箱、包袱和硬纸盒也蜷缩了，生出了皱纹。他妻子的长下巴变得更长了。儿子纳法奈尔挺直了身子，立正站着，还扣好了制服上的全部纽扣。

“我，大人阁下，我非常高兴！您老，可以说童年的朋友，突然间做了这么大的官，阁下！嘻嘻！”

---

① 此处的“火神”和后文的“叛徒”都是意译。原文使用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人物的名字。